

ELSEWHERE

时光倒流的女孩

所有你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你重逢。

[美]加·泽文 著 | 路旦俊 胡泽刚 译



A NOVEL

Gabrielle Zevi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新锐（90）日系轻文艺

（加布里埃尔·泽文）著 路且俊 胡泽刚 译
此其文属新锐轻小说——平铺直叙，通且隽，言
行于心，意在笔先，不以繁复为美，而以简练为
佳，不以深奥为深，而以浅白为深。

时光倒流的女孩

[美]加·泽文著 | 路且俊 胡泽刚译

ELSEWHERE
作者：加布里埃尔·泽文
译者：路且俊、胡泽刚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5105-0

ELSEWHERE

Gabrielle Zevi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光倒流的女孩 / (美) 加·泽文 (Gabrielle Zevin)
著; 路旦俊, 胡泽刚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2017.4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Elsewhere

ISBN 978-7-5594-0057-4

I . ①时… II . ①加… ②路… ③胡…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1558 号

ELSEWHERE by Gabrielle Zevin

Copyright © 2007 by Gabrielle Zevi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APDOG BOOK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 10-2017-092

书 名 时光倒流的女孩

著 者 (美) 泽文 (Zevin,G.)

译 者 路旦俊 胡泽刚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丽

特邀编辑 夏文彦 朱亦红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1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57-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生命的结束 /1

第一部 尼罗河号 /7

在海上 /9

柯蒂斯·杰斯特 /14

纪念伊丽莎白·玛丽·霍尔 /23

第二部 死者之书 /37

欢迎来到另界 /39

漫漫回家路 /48

醒来 /57

圆圈和直线 /67

遗言 /81

观光 /89

幸运的出租车 /111

惊心动魄的潜水 /122

萨迪 /132

海井 /140

一根缝线 /154

欧文·韦尔斯的潜水 /159

感恩节 /166

一个谜 /174

恋爱中的莉兹 /183

不速之客 /194

潜返条例 /215

归途 /226

在另界和人间之间的海底 /236

康复 /239

第三部 古远之境 /249

时光流逝 /251

两个婚礼 /253

变化 /273

阿玛多 /278

童年 /282

出生 /286

莉兹的想法 /290

尾声：生命的开始 /293

致谢 /295

引子：生命的结束

“结束得很快，没有任何痛苦。”父亲有时候会这样悄声对母亲说，母亲有时候也会这样悄声对父亲说。露西在楼梯顶上全听见了，可她什么也没说。

因为那是小莉齐，露西倒是希望自己能够相信那一切结束得很快而且没有痛苦：结束得快就说明结束得很好。可她不禁纳闷：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凭理智来推断，被车撞上的那一刻一定很疼。要是那一刻不是很快就过去呢，那又怎么办？

她信步走进小莉齐的房间，沮丧地环顾四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堆零碎的杂物：挂在电脑显示器上青绿色的胸罩，没经整理、乱糟糟的床，装满了蚯蚓的鱼缸，一个放了气的聚酯薄膜气球（是去年情人节的时候别人送的），挂在门把手上“闲人免进”的牌子，床下两张没有用过的“机器乐队”音乐会的入场券。到头来，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

呢？这一切又有多重要呢？难道一个人就只是一堆破烂吗？

每当露西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她就会刨地，一直刨到她忘记了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刨穿了那粉红色的毯子，刨到了楼下的天花板，刨到她再也刨不动了。她就这样刨呀刨呀刨呀刨。

最后，露西刨地的习惯有了清洁的作用。阿尔维（七岁的弟弟）把她从地毯上抱了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别着急，”阿尔维说，“虽然你的主人是小莉齐，可永远会有人喂你吃饭，给你洗澡，带你到公园去。你还可以在我的房间里睡觉。”

露西端端正正地坐在阿尔维的小膝盖上，心里想象着小莉齐只是离开家去上大学了。小莉齐快十六岁了，再过两年真的要去上大学。她房间的地板上早已开始堆积一些用有光纸印刷的招生手册。有时候，露西会在其中一本手册上撒尿，或者把另一本手册的角咬掉，可她当时就知道自己的这些举动完全是徒劳。小莉齐总有一天要走的，而学生宿舍里根本不准养狗。

“你觉得她在哪儿？”阿尔维问。

露西把头一歪。

“她在……”他停顿了一下，“上面吗？”

露西只知道上面是阁楼。“嗯，”阿尔维说着傲慢地抬起下巴，“我相信她在天上。我还相信天上有天使，有竖琴，有一缕缕的云彩，有白色的丝绸睡衣，什么都有。”

听起来倒像是那么回事，露西心想。她不相信什么快乐的猎场和彩虹桥。她相信会有一只哈巴狗走来走去，就这样。她希望将来某一天能再见到小莉齐，可对此又不抱太大的希望。就算一切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东西存在，谁知道还有没有狗食、午睡、新鲜的水、舒适的大腿，甚至，还有没有狗？最糟糕的是，这一切这里都没有！

露西呻吟着，主要是因为痛苦，但部分原因（必须指出）是饿了。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哈巴狗的吃饭时间就没有了规律。露西骂自己这捣乱的肚子：最好的朋友死了，而她却肚子饿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狗啊？

“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阿尔维说，“我敢肯定你一定在想着很有趣的事情。”

“你要是能听懂我的话就好了。”露西汪汪地叫着，可阿尔维毕竟听不懂。

第二天，妈妈带着露西去了狗狗公园。自从小莉齐的生命结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记得带露西去溜达。

露西一路上都可以嗅到妈妈的悲哀笼罩着她们。她极力想确定这种气味能使她想起什么。是雨吗？荷兰芹？波旁威士忌？旧书？羊毛袜子？是香蕉，她最后认定。

在公园里，露西躺在凳子上，感到了没有朋友的寂寞，心里很沮丧，另外（总没个完吗）还有点饿。一条名叫科科的小个子卷毛狗问露西怎么了，露西叹了口气就告诉她了。这条卷毛狗是

个臭名昭著的八卦少女，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狗公园。

班迪特是一条纯美国种的狗，只有一只眼睛。那些没有教养的狗都管他叫傻帽儿。他很同情露西的遭遇，问露西道：“他们把你撂在街上了？”

“没有，”露西回答道，“我还跟那家人住在一起。”

“那我就不明白能糟到哪儿去。”班迪特说。

“她只有十五岁。”

“那又怎么样？我们只活十岁，顶多十五岁，然后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可她不是狗，”露西大叫，“她是个人，是我的主人，被车撞了。”

“那又怎么样？我们总是有被车撞着的。振作起来，小哈巴狗。你忧伤过度，所以身上才有那么多皱纹。”

露西以前多次听到过这样的笑话，她想：自己怎么从来没见过一条有幽默感的傻帽儿。这个想法有点不友好，因为班迪特并不坏。

“我建议你再找个两条腿的主人。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就知道人都一个样。没有狗食，我就走。”说到这儿，班迪特离开了露西，去跟大伙儿一起玩飞碟游戏。

露西叹了口气，为自己感到惋惜。她看着别的狗在公园里玩。“瞧，他们彼此嗅着尾巴，追打球，绕着圈子跑来跑去！多么天真！”

“根据自然规律，狗的寿命不应该比人长！”她嚎叫着，“不亲身经历，谁也不懂这个道理。再说，谁也不在乎。”露西摇了摇她那圆圆的小脑袋，“这真令人沮丧。我连尾巴都懒得翘起来。”

“到了最后，生命的结束只有朋友和家人在乎，只有那些认识你的人才在乎，”哈巴狗伤心地抽泣着，“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结局罢了。”

第一部 尼罗河号



那就所以，要在每一个身之落点——距她的脚下骨骸一尺左右的沙地上起舞。跳舞的舞娘手要摆到脚尖上，——这样才好！——她说，接着她似乎高声自：阿提人和她小哥儿，有了死堤，老外人把城地行者，在地上造了仓库，——在那仓库有我是生主！——上面一个阿提人和她小哥儿，——这样才好！——

阿提人和她小哥儿，——这样才好！——阿提人和她小哥儿是她所见过的女伴中最美，没有之一的美。这个人第一次见她时，她年龄还小，——那时——她的小哥儿，——她已经让父亲把她变成这样小娘子，——父亲嫌她太瘦了。小娘子的年纪，她真像个王后！——这样才好！——

“她不懂。”阿提回答，“你快给我你父亲作点小礼物。”
她想好了个办法：她拿起圆锥形深紫，她看了看深紫，看了看深紫，看了看深紫，看了看深紫，她看了看深紫，——她对小娘子说，——她

在海上

伊丽莎白·霍尔在一个陌生房间一张陌生的床上带着一种陌生的感觉醒了过来，觉得床单似乎要将她闷死。

莉兹（老师喊她伊丽莎白；家里人喊她小莉齐，除非她遇到了麻烦；而外人都喊她莉兹）在床上坐了起来，脑袋一下子撞在了事先没有看见的上铺上。上面一个陌生的声音不耐烦地说：“啊哟，见鬼！”

莉兹偷偷朝上铺看了一眼，发现上面有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女孩在睡觉，或者说在装睡。这个睡觉的女孩跟莉兹年纪差不多，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黑色的长发编成好多条小辫子，上面缀满了珠子。在莉兹的眼里，她就像个王后。

“对不起，”莉兹问道，“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哪儿吗？”
女孩打了个哈欠，把眼里的睡意揉去。她看了看莉兹，看了看天花板，看了看地板，又看了看窗户，再回头望着莉兹。她摸

了摸头上的辫子，叹了口气。“是在船上。”她回答着，忍住了又一个哈欠。

“你说‘在船上’是什么意思？”

“有水，很多很多的水。瞧窗外。”她回答道，然后用被子裹住自己，“当然你不应该吵醒我的，你应该想到往窗外看看。”

“对不起。”莉兹低声道。

舷窗跟莉兹的床平行。她朝舷窗窗外望去，看见四面八方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以及一望无际的海洋，上面笼罩着一层大雾。她眯着眼睛看到一条木板人行道，上面还有爸爸、妈妈和弟弟阿尔维的影子。他们像幽灵一样每一秒都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小。爸爸在哭，妈妈抱着爸爸。虽然隔得很远，阿尔维似乎看着莉兹，朝她挥手。十秒钟后，大雾完全吞没了她的家人。

莉兹躺到床上。虽然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醒了，可又觉得自己还在梦中，原因有好几个：第一，她本该坐在教室里读完十年级，不可能来到船上；第二，如果现在是在度假，那么爸爸、妈妈和阿尔维也应该跟她一起；第三，只有在梦中你才能看到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比如看到你的家人站在几百英里外的木板人行道上。正当她努力想出第四条原因时，她决定起床。她想，睡着了做梦是一种浪费。

为了不再打搅那个仍在睡梦中的女孩，莉兹踮着脚走到舱室另一边的书桌前。这里的家具让她真正明白自己的确是在海上：书桌跟地板是黏合在一起的。她并不觉得这个房间很别扭，但它有一种寂寞和悲伤的情调，仿佛许多人曾经在这里住过，但谁也

不想留在这儿。

莉兹打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是空的，连一本《圣经》都没有。虽然她尽量小心不发出声响，但最后那个抽屉还是没抓住，“啪”的一下关上了。这一下又把那个睡觉的女孩吵醒了。

“人家在睡觉！”那女孩高声叫喊。

“对不起。我只是想看看这些抽屉。这些抽屉都是空的。”

莉兹连声道歉，坐回下铺，“对了，我很喜欢你的发型。”

那个女孩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头上的小辫子。“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莉兹问。

“桑迪维·华盛顿，不过大家都叫我桑迪。”

“我叫莉兹。”

桑迪打了个哈欠。“你十六了吗？”

“八月份才满十六岁。”莉兹回答说。

“我一月的时候满十六岁的。”桑迪看着莉兹的铺位，“莉兹，”她说莉兹的名字时声音拉得很长，像是南方口音，“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问吧。”

“是这样……”桑迪停顿了一下，“嗯，你是秃头吗？”

“秃头？不，当然不是。”莉兹扬起一只眼睛上的眉毛，

“你干嘛问这个？”

“因为……因为你没有头发。”她指着莉兹的脑袋，光秃秃的，只有几根金黄色的细毛，是很早以前长出来的。

莉兹摸着光滑的脑袋，觉得光滑得有些怪异，却很舒服。头上的细毛摸上去就像小鸡身上的绒毛。她从床上爬起来，照着镜子，看到一个很苗条的女孩，十六岁左右，白皙的皮肤，淡蓝色的眼睛。镜子中的女孩的确没有头发。

“这就有点怪了。”莉兹说。在现实生活中，莉兹有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金发，很容易缠结起来。

“你以前不知道吗？”桑迪问。

莉兹琢磨着桑迪的问题。在她的脑海深处，她回忆起自己躺在一间房子里的小床上，那个房子亮得刺眼，爸爸正在剃她的头发。不。她记得不是爸爸。她以为那是爸爸，因为那个人的年纪跟她爸爸差不多。她记得很清楚，当时自己哭了，还听到妈妈说：“别着急，小莉齐，会长出来的。”不，那也不对劲。莉兹当时没有哭；哭的是她妈妈。有一阵子她极力回忆这一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她决定不再去想这一茬了，于是便问桑迪：“你想看看船上还有别的什么吗？”

“可以呀，我起床了。”桑迪从床上爬了下来。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帽子？”莉兹说。即使是在梦中，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做一个秃头的怪女孩。她打开柜门，看了看床底下，都是空的，跟抽屉一样。

“别为你的头发难过，莉兹。”桑迪柔声地说。

“我不难过。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有些古怪。”莉兹说。

“喂，我也碰到过怪事。”桑迪像拉开剧场里的幕布一样将